

# 一、洋商之死

聽到高思宓老爺自殺的事，是在滬尾公館口的渡船頭。

那天陰沉沉的，風也很悶，滾滾烏雲將七月初又溼又悶的熱浪鎖在滬口，天光滯留在雲影間，使天空連同遠方的海，都泛出一層險惡的淺白。我與大兄帶著工人到渡船頭，是午時過後的事，要將大稻埕來的貨物運回廣春行。公館口的渡口多半由木板與竹枝搭成，零零落落的，沿著河岸橫出好幾座，沒什麼秩序。但往下游看，烽火街上的碼頭跟我們不同，都是洋商砸了錢建造，由堅硬的石材砌成。河口外正好有輪船要進港，一開始比芥子還小，不知不覺間，那金屬的船身就看得清楚了，即使如此，這遠看不過拇指大小的東西，其實比什麼都高大。小時候，我跟阿兄偷偷溜到烽火街偷看輪船，就被這洋人發明出來的東西嚇到說不出話，想跟其他人說，都沒有可以比附的詞。不過現在也習慣了。「滬口飛輪」被稱為淡北八景之一，對我來說，只是家鄉的日常風景。

運著貨物的船逐漸靠岸，撐船仔人吆喝著，船工圍過去，彼此接力從船上運下貨物。擁擠的舟楫在波濤中擺動，汗臭味在悶熱中蒸騰，海鳥低空鳴泣，像蓋頂的不祥之兆。我清點貨物，用臺灣人間罕見的鋼筆在紙上紀錄，這時，撐船仔人忽然跟大兄說了那個轟雷掣電的消息。

「頭家，聽說那個洋番高思宓尋短了是不是？」撐船仔人說。

我猛然回過頭，心臟「怦怦」地跳著。我沒聽錯吧？高思宓老爺尋短？

「呵，你消息真靈通。是啊，我也聽人說了。」

「這種事情在我們走船人間都傳得很快啦。聽說他是喫砒霜？風聲一大早就傳到大稻埕啦！大家都在說。唉，可惜那高思宓一世英名。但他會死，也是報應啦！」

聽他語氣，竟有些不屑高思宓老爺，讓我怒火中燒。我手上這支鋼筆，就是高思宓老爺送的，雖然剛聽到這消息，心裡也有閃過「以後墨水怎麼辦」這種小事，但廣春行跟高思宓家的關係，並不僅僅是點頭之交，大兄應該喝止他才對。

「是啊，我還聽人說他自殺是便宜他了。他不自殺，高腳仔也會殺他，真是報應不爽。」大兄嘻皮笑臉，我心頭一震，有種受到背叛的感受，他怎會這麼說？撐船仔人聽了頗為得意：「是不是？你們滬尾人都這樣講，就沒錯了啦。」

「當然啦，原本跟他關係好的行號都沒在來往了，除了那些洋番。說真的，誰不怕給捲入報應啊？只是那些洋番不懂。」

「沒證據別亂說，高思宓根本不用養金魅害人啊！」我忍不住大聲反駁。撐船仔人嚇了一跳，尷尬地看向別處，我瞪著大兄，但大兄不動聲色：「堯仔，你事情做完沒啊？做完了跟我說，我們就回廣春行。」

「還沒，但大兄你不該——」

「那你手腳俐落些！真會拖拖拉拉。」大兄不耐地揮手，接著立刻輕聲跟撐船仔人講

話，像在示好。我氣惱地迅速清點完，大聲說「好啦」，心裡鬱悶之極。大兄歡快地說：「多謝，堯仔。感謝喔，頭家。」

「不會啦。抱歉喔，少年人，我是不該亂講你們滬尾的事啦，確實我是沒這麼瞭解。失禮啦，別生氣喔。」撐船仔人不好意思地說，並撐篙將船推離岸邊。我雖想幫高思宓老爺辯護，但死訊帶來的悲慟讓我提不起勁。怎麼會呢？高思宓老爺怎麼會自殺？大兄發號施令，要工人們抬起貨物，我默默走到最前面，朝九坎街的方向走，大兄從後面趕來。

「堯仔，你別生氣啦。」

「你為什麼這麼說？」我低聲質問。

「那是因為——」

「別人講高思宓老爺的壞話，你不幫他說話，還說是報應。你是不記得他對我們邵家的恩情嗎？」

大兄不知道我多生氣，他一臉無奈：「我知道你不高興，但跟你說，現在滬尾街上的人都是這麼想，你要跟大家不同嗎？這種時候幫高思宓講話有什麼好處？」

「這是恩義的問題。大兄你是要忘記家訓，做不懂得恩義的人了？」

「你講的恩義也是你小時候的事啦！這麼多年，我們早就互不相欠了。」

「我……真不敢相信你這麼說！你要不要在阿爸面前說試看看？當年要若不是高思宓老爺幫我們的忙，現在廣春行還能在滬尾安居樂業嗎？平時就算了，但高思宓老爺他……他尋短了耶！人死為大，哪有這樣落井下石的！」

我越講越激動，真是太不公平了！我明白大家是怕被妖魔鬼怪作祟，不敢與高思宓老爺往來，但高思宓老爺這麼多年來，難道不是個樂善好施的大好人嗎？怎麼「金魅」的傳聞一出現變就這樣！不理會他就算了，還嘲笑他的死是怎樣！

「我知道，我知道。」大兄摟住我肩膀，把我當小孩哄，但我用手肘把他架開，他無奈地說：「我是真的很抱歉，堯仔。但我是怕舊事再發生。你要相信我，這時說高思宓好話沒什麼好處，等風頭過了，我們再講他做的好事，還他清白，好不好？」

聽他這樣說，我就心軟了。我知道「舊事」是什麼，也難怪他有這層顧慮，有段期間，邵家被整條滬尾街當成敵人。那是西仔反時候的事。當時我才六歲，記得的事情不多，只記得一件事，有次我在大街，有個不認識的大人指著我說「他老父就是那個勾結番仔的人」，看我眼神像看垃圾一樣，我連忙逃回家，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出門。

光緒九年，皇帝跟法蘭西開戰，原因我不清楚，不過隔年有場戰役，就發生在滬尾。法蘭西軍隊對岸上開砲，每次開砲，家裡人就靜下來，阿爸低聲叫我們別擔心，阿母則走來走去，雖然安安靜靜，卻不停找事做。那段期間，臺北陷入狂熱，滬尾雖然還好，但各地都傳來排洋之聲，教堂被拆毀，民眾騷動。滬尾人長期跟英商、德商往來，不像其他地方，將洋人都當成同一國，偏見不深，但對出賣情報給法蘭西的人，就沒這麼寬容了。

有人說英商德約翰勾結法蘭西軍隊，後來發現是栽贓，栽贓者斬首示眾。這不算罕見，但我們怎麼也沒想到，這種事竟會給我們遇上。就在孫將軍與法蘭西軍隊對峙激烈時，有人散布廣春行勾結法蘭西軍隊的謠言，說我們提供法蘭西軍隊物資，還出賣孫將軍的情報。

那全是莫須有的事。我們廣春行哪知道什麼情報，更遑論出賣！但仇視漢奸的風氣讓滬尾人開始抵制廣春行，我們的貨物被潑糞，漸漸也沒人賣貨給我們。明明沒證據，但直到戰爭打完，廣春行還是乏人問津，斷了我們生路。

後來我們聽說，造謠者是為了一件雞毛蒜皮般的瑣事栽贓我們。他在衙門辦事，又是不少人的債主，便要脅那些人散布謠言，最後被滬尾義俠「高腳仔」所殺，栽贓邵家的事才洩露出來，但或許是尷尬、慚愧，滬尾人還是無視邵家。這時，高思宓老爺寫給阿爸一封長信。據阿爸說，那封信極為懇切，但就算高思宓老爺對邵家深表同情，也無法直接援助。

我們都瞭解原因。

溫思敦·高思宓與在地人關係極好，不只娶臺灣人作妻子，自己也講一口流利臺灣話，連買辦都不用。即使如此，他終究是洋人。邵家有漢奸嫌疑，若高思宓光明正大地給予援助，恐怕會引起不必要的懷疑。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世間毫無道理。阿爸說，那些攻擊邵家的人雖於心有愧，卻拉不下臉承認，若高思宓老爺援助，那些人便會找到為自己開脫的藉口，甚至散布更多不利於邵家的言論。

人世並非依循著良善與道義運行。

但若只是如此，高思宓老爺也不用寫信來了。他在信裡頭說，雖不能直接援助，但能私下借一筆錢應急，並運用人脈，讓別的行號重新與廣春行往來交易；人們心裡有愧，只是拉不下臉，但若有什麼理由，就另當別論了。這當然是雪中送炭！他也確實給了其他商行與邵家破冰的理由，讓邵家重獲生機。這一切都是暗中進行，換言之，他不是為了名聲。

我不禁覺得，這才是俠客典範啊！相較之下，滬尾街上那些口口聲聲嚷著「漢奸」的人，難道比高思宓老爺更正直嗎？西仔反後，因為牲口踐踏雙方將士的墳墓，高思宓老爺甚至出錢建了一間萬應公廟，專門收容那些屍首。像他這樣的洋人，竟配合臺灣人的風俗，建了臺灣人的廟，不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一直尊敬他。

大兄跟我不同。他當然知道高思宓老爺幫了什麼忙，但西仔反那時，年幼的我只需躲在家裡，阿爸和大兄卻要直接面對滬尾街上的閒言閒語。他說「怕舊事再發生」，裡頭有我難以體會的恐懼，我無法苛責。

見我沒回話，大兄拍著我肩膀，低聲說：「而且，堯仔，現在不是我們滬尾人鬧不同意見的時候。我們可得團結起來啊！滬尾人必須團結，時代不同了。」他看了一眼大街。

時代不同了，這幾個字的意義沈重地壓在我肩上。

剛剛沿著九炭街往山上走，從這裡往下看，宏偉的福佑宮挺立，對著淡水河，大街兩側

街屋雖還是漢人風情，景色卻已約略不同。這些年間，新興設施如郵便電信局、辦務署紛紛建起，去年滬尾水道完工，還從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提供「自來水」；新生活毫無預警地侵入進來，這都是日本人帶給我們的。

我們已不是活在光緒年間，而是明治年間。

現在是明治三十三年。

自清國割臺，已過五年了。這五年間多少風風雨雨，都逐漸平息，就連頑抗的簡大獅，也在今年初被清國抓住，移送給總督府處死。他被處死那天，滬尾瀰漫著悲痛的氣氛，誰都不敢聲張，怕被日本人注意。雖然我曾進「國語傳習所」學習日語，也明確感覺到了……日本人跟我們終究不同，我們無法共享同一個世界、同一份情感。

不是說我們是「敵人」。在「住民去就決定日」後，邵家就決定要當日本國民了。但我們依然不同。我們是……

不，恐怕我們什麼都不是。還什麼都不是。

但大兄說「滬尾人」，具體上又是什麼呢？那些在日本人來以前就佇立著的洋行，就不是滬尾人了？明明早在我出生前，他們就在那裡了。

要是聽到大兄的話，高思宓老爺會怎麼說呢？當初曾義舉贊助邵家的他，是否會同情、理解這種情況，笑著對大兄說：「對，別接近高思宓洋行」？

我不知道。

「頭家，是要在這停多久？」這話是運貨物的工人說的，我與大兄停在這裡，顯然已讓他們不耐。「急什麼？不會少給你們錢啦！」大兄喊道，接著拍拍我的肩膀，繼續前進。明明是又悶又熱的七月天，河風卻帶著悲涼，我跟了上去。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思考，厭惡著遺棄高思宓老爺的人們。

我忍不住想，其實高思宓老爺不是自殺，而是被「金魅」害死的。當然，這想法毫無道理，滬尾街上，每個人都說是自殺，但我怎麼也無法想像他會選擇自殺這條路。

雖然已上了年紀，高思宓老爺還是非常有活力，與臺灣人親近的他，有時也找我跟大兄到他的宅子裡聊天，我們坐在花園，看著淡水河，喝呂阿伯泡的烏龍茶，我身上的鋼筆，就是其中一次他送我的禮物，據說是高級品，記帳時比毛筆方便許多。他說的沒錯。

高思宓老爺總是炫耀年輕時的冒險生涯。他初到臺灣時還遇上船難，差點上不了岸。即使在臺灣的生活從厄運開始，他還是闖出了一片天地。在我眼中，他總是樂觀地迎向所有挑戰，這樣的人會選擇自殺？我難以想像。

但是，近來發生在高思宓大宅的一連串不幸，神智再清明的人也可能被逼瘋。或許高思宓老爺再也無法忍受那些關於「金魅」的指控。我無法想像高思宓老爺的壓力有多大，但如果他是因此被逼上絕路，那麼……說是被「金魅」害死的，應該也不算誇大。

金魅。我聽長輩說過這種鬼怪。傳說中，祂會幫人做工，只要供奉祂的牌位，就能命令金魅。要請祂插秧，示範給祂看，一個晚上就能做好。要搬運貨物，只要從起點搬到終點，祂就會把全部的貨物都搬過去。只要供奉金魅，家裡永遠一塵不染，因為金魅厭惡髒汙。

但作為代價，金魅每年都要「吃人」。

怎麼吃人？有人說，只要讓人吃金魅的唾液，那人就會衰竭病死。也有人說，只要把人帶到金魅住的房裡，那人就會徹底消失，只剩下頭髮和衣物——這，就是為何人們會謠傳高思宓老爺「養金魅」。

從五月開始，高思宓家就被捲入某個醜聞。現在想來，還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短短兩個月，有三個人在高思宓大宅失蹤，還是在不可能離開的情況，沒人看到他們離開大宅就算了，房間還被鎖上，最怪的是，房間裡留下失蹤者的頭髮和衣服。

他們要怎麼離開鎖上的房間，本就難以解釋，留下衣物就更奇怪了，難道離開前，他們還特別剃掉頭髮、裸體逃離？但這些跡象與金魅傳說完全一致，所以謠言很快在滬尾街上流竄：是金魅吃了他們！人們又驚又懼，不但不敢接近洋商根據地的烽火街，也跟位於新店街的高思宓大宅保持距離。恐怖如海霧般瀰漫滬尾街，而金魅傳說竟與洋商聯繫在一起，也帶起複雜的仇洋情緒。

但我不信。

人們會養金魅，不就是為了免錢的勞力？要是邵家養金魅——雖然我們不會這麼做——當然就是要省下雇工人的錢。但高思宓家缺這個嗎？有缺勞力到需要養金魅？

更何況讓金魅吃人，一定是偷偷做，怎會像現在這樣弄到人盡皆知？但坊間也有一種難以反駁的詭論，說高思宓終究是洋人，不懂怎麼養金魅，才造成金魅自行吃人。根據傳說，金魅一年只需吃一人，至今已吃三人，若真是金魅，想必有什麼意外。

說到底，高思宓老爺那樣的人，本就不會動金魅的念頭才對。

「他會死，也是報應啦！」

我想到撐船仔人的話。

這算什麼報應？被義俠「高腳仔」殺死是報應，但高思宓老爺可是一位風度翩翩的長者！他做過什麼壞事？但面對那些傳言，我卻連為高思宓老爺辯護也沒辦法，畢竟，我不明白那些人為何消失。據說養了金魅的人不會有好下場，現在他自殺而死，彷彿落實了悠悠之口，更讓我不甘。

難道高思宓老爺自殺，事情就算完了？大家嘲弄高思宓老爺的死，同時也鬆了口氣，但要是真相並非如此呢？譬如說，其實不是他，而是別人養金魅，那是不是還會繼續吃人？

不知為何，我心中閃過某個奇怪的想法——

位在事情中心位置的高思宓老爺，或許是唯一能對抗金魅的人。

但他已經死了。

事情會不會更糟？懷著這種恐懼，我在床上翻來覆去，還將被子踢到床下。夏夜的蚊子令人煩悶。不知掙扎多久，我才在鋪天蓋地的蟲鳴聲中睡去。

## 二、天上聖母的委託

淡水河邊，平凡靜謐的港口風景，令人感到鬆懈。河川對面，觀音山頂在月光下閃耀著銀光，彷彿積著薄薄的雪。河水承載著閃亮的星光，像無數銀白色的魚在水面跳躍，「嘩啦嘩啦」的聲音迴盪在遼闊的河口，像是有人在遠方洗衣服，渡口的舢舨彼此碰撞，發出不規則的，有如木魚般的聲響。

我是何時站在這裡的？先前的記憶像在迷霧中，我試圖回想，但腦袋裡有種渾渾噩噩的寧靜，就像有人把手伸到我頭裡摸索，把不安的思緒扯出，一種「既來之，則安之」的坦然沉在心內，讓我不想思考。

忽然，一陣舒服的香氣傳來，是廟裡的香煙。我回過頭，福佑宮在不遠處。奇妙的是，在這被月光染成銀白色的夜裡，只有福佑宮散發著朦朧的七彩之光，彷彿有條龍蜷曲於廟簷上，緩緩游動。看到這樣的景色，我毫不恐懼，反像是被福佑宮呼喚，朝它走去，踏上廟埕。

那裡有個熟悉的人影。

正門香爐旁站著一名少女，她穿著樸素的淡紫色大袍衫，在廟裡輝煌的光彩中低著頭，有種惹人疼惜的可愛，又讓人感到神聖而遙遠，彷彿畫裡的人物。一看見她，我心頭升起溫暖與喜悅，加快腳步喊道：「順妹！」

她叫盧順汝，雖然一眼看上去瘦弱安靜，在我們滬尾街可是赫赫有名。她被稱為「媽祖娘娘化身」，天上聖母賜了她神通力，能聽見數十里外的聲音；風雨要來，她能阻止別人出海，若發生船難，也能聽得到呼救。當年，我就是這麼被她拯救的。除了我以外，滬尾地帶被她拯救過的人，可不在少數。

我來到她面前。

「順妹，怎麼回事？我記得自己睡著了，怎麼一轉眼便到了此處……」話沒說完，我便啞住了。她看著我的眼神帶著距離，我很清楚這距離，私下相處時，她不是這樣的態度，現在的她——

是「媽祖娘娘化身」。

「阿兄，請你莫慌。這確實是夢，是媽祖娘娘請你來的。」

少女客客氣氣、一板一眼地說。我大吃一驚：「媽祖娘娘？」這時，我眼角餘光瞥到了正殿，不禁震懾於眼前的景色。正殿裡，一位身穿華服的女子不怒而威，身上每一寸衣服與裝飾都發著光，像晚霞一樣多彩多姿。那些光照亮整個正殿，連寫著「翌天昭佑」四個字的匾額都光彩奪目。一時間仙氣蒸騰，檀香芬芳滿溢而出。

是天上聖母！我跪下參拜：「弟子邵年堯，拜見媽祖娘娘。」

「免多禮。」聖母的聲音溫柔又有威嚴。祂剛說完，我便被一股力量托起，毫不費力地站直。這就是神明的力量？我訝異地說不出話，心裡有些感動，也不無惶恐——為何天上聖母找我？

「邵家的孩子，你進來吧，不必隔這麼遠。」聖母在金光中微笑招手。我連忙從龍門進去。廟門到正殿還有段距離，這樣談話確實失敬。順妹跟著我，接著站到祂身旁去，像服侍祂的侍女，沒半點不安。

「敢問媽祖娘娘召見弟子何事？」我躬著身，不敢抬頭。

「我有事要請託你與順汝二人。當然，你若不願，可以拒絕，我不會勉強。」

祂說得平靜，我卻愈加不安，「請託」兩個字太沈重了，我只是凡夫俗子啊！才這麼想著，這番心情已脫口而出：「媽祖娘娘神通廣大，弟子有何事能代勞？啊……不不，弟子不是不願為媽祖娘娘效勞，只是……呃……實在是因為弟子無能，不知能幫娘娘什麼……」

我慌了手腳，聖母笑了：「你別緊張，想問清楚也是當然，但你說我等神明神通廣大，只對了一半。這世間是混沌元氣所生，陰陽變化、天地感應，確在神明掌握之中；但人世間的事，終究只有人們能解決，所以當我們要介入人間事，有時需透過凡人，如此而已。」

祂的聲音好溫暖，讓我冷靜下來。原來如此，就像擦拭神像，也要由凡人來做吧？神明總有些瑣事要凡人代辦，我要做的事，或許也只是這種程度，我想得太嚴重了。但天上聖母究竟要介入什麼、又為何找我和順妹？我偷偷看順妹一眼，她低著頭，沒看向我，但不知為何，僅僅是看著她，我便感到了勇氣。

「弟子明白了。敢問媽祖娘娘要弟子幫忙何事？」

「並非什麼大事。我問你，邵家是否會出席溫思敦·高思宓的喪禮？」

我大吃一驚，忍不住反問：「什麼？」

「你應知曉高思宓洋行的主人溫思敦於今日過身之事，以邵家與高思宓家的交情，應會

收到白帖。汝等是否有打算參加喪禮？」

為何天上聖母會忽然問起高思宓家的事？我既緊張又不安：「稟媽祖娘娘，弟子也無法肯定，因為金魅作祟的傳聞，家兄暫不願與高思宓家往來，家父在南部談生意，無法為此事下判斷，雖然弟子也覺得家兄這麼想很不厚道，但……」

一時間，我竟不知道怎麼為大兄開脫。

「喔，是這樣。」天上聖母頓了頓，見我無地自容，溫和地笑：「邵家的孩子，我非是要責怪誰，你放心。我明白了。但若我請你代表邵家參加，你是否願意？」

「什麼？」

「這便是我的請託。邵年堯，我希望你能帶著順汝出席，並於席間代我調查一樁事。」

「調查……什麼？」我感到事情比我想的重大。

「我想知道，這段期間高思宓大宅中發生的怪事，究竟是不是金魅所為？若不是金魅，又是何人，基於什麼理由要嫁禍給金魅？我要請你調查此事。」

我大吃一驚，半晌說不出話。

為何天上聖母要調查金魅？不，在此之前，連祂也不知道高思宓大宅神秘事件的真相嗎！我忍不住說：「媽祖娘娘，您也不確定那是不是金魅吃人嗎？」

天上聖母輕嘆：「看來很像，但不太可能。一開始我未關注此事，便是因為認為不可能，事到如今，我待要瞭解，卻已遲了。」

「為何不可能？」

「因為當今之世，金魅這種鬼怪早已死絕。就算還有倖存，也虛弱無力，不可能這般頻繁吃人。」

「這是怎麼回事？」

我如在五里霧中，天上聖母沉默片刻，緩緩說：「……也是，要委託你，便不能不讓你明白後背原委。坦白說，我關注金魅這種魔怪，已有百年，因此知道它們將近滅絕，而且背後促成這一切的，正是大道公。」

聽到「大道公」三字，我心頭一震。

我知道天上聖母與大道公間有些齟齬。俗話說「媽祖婆雨，大道公風」，便是在說兩位神明之間的恩怨。雖然順妹跟我講過，民間傳說跟事實有些落差，但祂們確有嫌隙；所以一聽到大道公，我不禁暗思這委託莫非不是針對金魅，而是大道公？

「邵家的孩子，你知道金魅是怎樣的存在嗎？」天上聖母問。

「呃……據說是代人做工的妖怪，但以吃人為代價……大概就這樣。」

「如你所言。其實金魅吃人，聽來可怕，其身世卻十分可憐。在變成吃人的鬼怪前，她本是一名娼嫖，卻被主人虐死，死後繼續被主人利用。就算主人身故，她仍不得不服侍其他供奉她的人。」

我沒聽過這傳說，原來金魅竟是人身所化？而且聽聖母口吻，彷彿同情金魅。這讓我五味雜陳。畢竟高思宓老爺如今這般下場，可說是金魅所害。

「民間對金魅的需求多了，金魅忙不過來，便分化出其他的金魅……這並不罕見，你便當成分靈來理解吧。這些分身雖同是金魅，但其力量都來自最初的金魅，這所有金魅的力量源頭……便稱為『金魅祖』吧。」

原來如此。供奉金魅的人，據說遠至臺中，這麼大的範圍若只有一位金魅，也太為難了。但神明間分靈進香之事尚可理解，這種情況也發生在鬼怪間？我忍不住問：「敢問媽祖娘娘，金魅祖是如何化出其他金魅？若鬼怪都能做到此事，豈不嚴重？」

「確實，金魅分身與我等神明不同，金魅祖是將吃掉的死者化成金魅，但這些金魅並無生前記憶，徒具生前的樣貌。」

祂說得輕描淡寫，我卻大驚失色，全身起了雞皮疙瘩。這太邪門了！果然金魅是邪惡的鬼怪！但天上聖母溫柔地說：「邵家的孩子，我知你會驚怕，但請你理解。追根究底，一切都源自凡人的貪婪。若無貪婪，怎會供奉金魅？若無這麼多人供奉，金魅又何需分身變化？我同情金魅受人驅使的命運，故欲收服金魅祖，使之不再吃人，從被驅使的命運中解脫。」

祂的悲天憫人讓我羞愧，我低頭說：「原來如此……那娘娘找到金魅祖了嗎？」

「不，我來不及。大道公搶先了一步。大道公與我的看法不同，祂認為金魅這種魔物，應當滅絕，只是金魅化身遍布臺灣，難以殺盡。但大道公不愧是大道公，竟想出一招毒計，能夠確實消滅金魅。」

「大道公做了什麼？」我有些詫異，想不到天上聖母的反感竟如此露骨；但聽天上聖母娓娓說起大道公的計策，更是讓我驚奇，因為大道公的手段，確實稱得上精密冷酷！

據聖母所說，所有金魅的力量都來自金魅祖，若金魅祖不在了，祂們便會失去力量源頭。但這永不會發生。金魅之所以難以殺盡，不是為數眾多，而是若金魅祖被消滅，剩下的金魅中會自然出現一位新的金魅祖。既然金魅祖能創造出新的金魅，要將金魅殺盡一事便絕無可能。

可是大道公從中找出了破綻。

祂在一番調查後，擒住了金魅祖，卻沒殺死祂，只是用仙術鎮壓，這讓所有金魅無法從金魅祖那邊取得力量。失去源頭的金魅們漸漸衰亡，就算年年吃人，也無法彌補力量的流失。但金魅祖未死，新的金魅祖無從產生，如此一來，大道公只需坐等，金魅終將死盡，之後再處死金魅祖即可。

聽完以後，我不禁欽佩大道公，這辦法實在高明，但也令我膽寒。大道公以醫術、仙術著名，給我仁心仁術的印象，未料面對妖魔，竟如此殘酷無情，直接視為病灶來摘除。

不過，說來慚愧，這事竟讓我有些高興。

因為，這表示高思宓大宅發生的這一連串事情，果然不是金魅所為！大家都冤枉高思宓老爺了！

「感謝娘娘指點。既然連娘娘都說金魅已不可能作祟，那高思宓大宅的事，就只能另有原因了吧？」

「應是如此，但我擔心意外。」

「意外？」

「譬如說，金魅祖或許已被釋放。」

「咦？但大道公——」

「當然，若發生這種事，絕非大道公蓄意為之。我不知大道公將金魅祖囚於何處，無法確認是否如此。即便問祂，祂也不會坦承。邵年堯，這就是我委託你調查的原因，若在大宅裡作祟的確是金魅，我賜予你與順汝收服它的神通。而溫思敦的喪禮，正是接近大宅的好機會。」

原來如此。我總算明白這份委託是怎麼回事了。

聖母與大道公處理金魅的立場上相左，但只要金魅祖在大道公手上，聖母便無可奈何。如今，高思宓大宅出現金魅作祟，這若是大道公的失誤，聖母便能趁機收服金魅祖。因此對祂來說，最好的結果就是高思宓大宅的怪事真是金魅所為。

雖然我不希望是金魅作祟，但就算是，也可能是不軌之徒利用金魅來對付高思宓老爺，這自然要阻止。再怎麼不濟，至少我們能收服金魅，阻止金魅繼續造成危害，因此對我來說，接受這份委託也有意義。當然，最好的情況，就是我們證明不是金魅所為，還高思宓老爺清白。

會委託我，大概是因為在喪事上出席，名正言順，若順妹單獨前往，一來與高思宓老爺關係淺薄，二來不識高思宓大宅裡的人，恐怕事倍功半。仔細想來，這不正是我為恩人高思宓老爺做些什麼的機會嗎？要是推辭，將來恐怕只會留下愧疚與懊悔。

「弟子明白了。承蒙娘娘看得起，弟子自當照辦。」

「感謝你，邵家的孩子。」聖母微笑，朝我伸出手。忽然間，我感到身體暖烘烘的。這是怎麼回事？正驚疑不定，聖母已向我說：「這是我暫時賜予你的力量，能令你看穿鬼神。雖不如千里眼，但眼前之人是否妖魔所化，會是找出金魅的關鍵。」

原來如此，這就是神通力？感覺變得好清醒，彷彿被蒙蔽的感官一下子擦拭乾淨！我受

寵若驚，連忙躬身：「謝謝娘娘恩賜。」

「不，是我要多謝你們接受委託。你們退下吧，有事我會再讓順汝轉達。」

天上聖母一揮手，整個正殿微微晃動，一陣暖風襲來，所到之處都暗了下來，順妹也在風裡化為淡淡輕煙。我連忙閉上眼，等著從夢中醒來，但過了片刻，意識仍未中斷，我不禁偷偷睜開眼。

還是福佑宮的景色，只是一切暗淡許多。

這是怎麼回事？我慌了手腳。

「邵年堯，你別擔心。」聖母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有些話，我要私下問你，才將你留下。」

我回過頭，聖母離我只有幾步之遙。祂看著我，神情已不若剛才這麼溫和，帶著微微發寒的嚴肅。我感到害怕。祂到底要問什麼？為何不當著順妹的面問？或者該說，為何祂要特地排除順妹？

接著天上聖母開口，問了一個意料外的問題。

我醒來，發現自己睡相極差，被子翻落在地，全身是汗。忽然夢中記憶湧上，沿著背脊流向全身，讓我彈了起來。天上聖母最後的話猶在耳邊，讓我顫抖，但那不是恐懼的顫抖，而是興奮喜悅。

那究竟是事實還是幻夢？是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嗎？我摸著臉，像要確定自己身在何處，結果手上都是汗水。真想立刻衝到福祐宮，擲筊詢問昨天的夢是不是真的，但我馬上想到，該問的是另一個人。

我折好掉在地上的被子，離開房間時，大兄、大嫂已經起來，大嫂正在生火，我與大兄打過招呼，開始準備廣春行的事務，卻一直心不在焉，惦記著夢境。等太陽照進街道，精神奕奕地散發溫熱，我跟大兄前往廣春行。一到店內，我對著無人之處小聲說。

「順妹，你有聽見嗎？要是聽見的話，中午在老地方見。」

昨晚的夢是真是假，順妹一定清楚。要是真的，她肯定也想盡快與我討論。過去我們便透過她的順風耳聯繫過，這些低語一定會傳到她耳中。我靜下心來，將精神放在廣春行的雜務上。

但不行。完全無法專心。

光是「委託」的重量就讓我放不下，而且天上聖母顯聖帶給我的印象，也讓我有些在意。

當然，身為凡夫俗子，我也沒認真想過天上聖母的形象，但聖母守護滬尾，在滬尾人心自是神聖不可侵犯，我也不例外。雖然，我也曾對聖母有疑問，不明白祂為何賜給順妹那樣的人生？順妹的父親，某次出海後就沒回來，連屍體也沒有。為何不讓她過著平凡的生活，反而在那次災難後，將神通賜給她？

雖然，若順妹沒有神通，我也不會與她相遇，或許我該感謝聖母，但我還是無法釋懷。昨天在夢裡，我沒問出口，一方面是不敢造次，另一方面……則是覺得祂也未必會吐露真心。

這麼想也許有些不敬，但我覺得聖母有些城府。

這不是壞事，聖母日理萬機，心思當然要縝密，但意識到神明有著心機，仍帶給我很大的震撼。坦白說，我有些不安。這個「委託」真的沒問題嗎？其中真的沒有什麼隱情嗎……？

不，既然已答應聖母，這些考量都是多餘的。

眼見差不多要午時，我便跟大兄說臨時有事，大兄唸了我幾句，我隨便應付過去，反正身為次子，繼承家業的也不是我。來到公館口，我坐渡船到對岸的八里坌，還沒到對岸，便已遠遠看到順妹身影。

她站在樹下，穿著昨天夢裡見到的衣服，像在驗證那場夢一樣。我恨不得快點到對岸去。到了渡口，我頂著太陽，遠遠喊道：「順妹，有等很久嗎？」

少女搖搖頭，直到我走到她面前才笑著回應：「不會，也沒有很久。」

她看來像一朵花。這麼說真是俗氣至極，但拿花來比喻心儀的少女，實在貼切；無論是她身上的香氣，或陽光透過樹影照在她細髮上反射的微光，就像早晨花瓣上的露珠。我過去沒仔細看過女孩子，與順妹熟識之後，才知道女孩子身上有這麼多讓人心曠神怡的細節。在她面前，我話都不會說了，有些結結巴巴：

「抱歉，因為只有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很難約一個具體的時間……要是我也有順風耳就好了，那樣就可以一起討論，而且就算沒有面對面，我們也能說話……」

「阿兄你不會想要的。」

她很快地說。我忽然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但眼前的少女微微一笑，向我走了兩步：「沒事啦，阿兄，我沒怪你。但順風耳沒這麼方便，有些事，就算不想聽也會聽到，就算不想承擔，也不得不承擔。就算不是媽祖娘娘的使者……這不是好壞善惡的問題，但並不是讓人變得輕鬆的力量。」

「我知道，抱歉。」我感到羞愧。她雖年幼，但這種事沒人比她更清楚，我無法想像那背後的重量。我開玩笑轉移話題：「不過有點不公平不是嗎？你都知道我在做什麼，就算有什麼事我不想讓你知道，也藏不住。」

「像是三天前，跟米市仔街的李阿姐聊得很開心的事嗎？」

「咦？你真的聽到了？」

「我是開玩笑啦，只是剛好經過看到。」順妹低頭：「就算是我，一直聽著阿兄的聲音，想像你在我眼前，也會不好意思啊。」

我呆住了，接著滿臉通紅。天啊！她怎會這麼可愛？如果有人聽到「媽祖娘娘的使者」這麼說話，肯定下巴都掉到地上了。這些話只有我聽過，某種粗野的喜悅將我給沖昏頭。順妹見我沒說話，勾著我衣角，不敢看我：「這麼說太過份嗎？不該這麼說嗎？」

「不，當然不會！我很……其實……呃，總之，那個，很好。」我都語無倫次了。剛認識順妹時，她不太能掌握與人交流的距離，因為身為「媽祖娘娘的使者」，她與崇敬她的人有著隔閡。我們私下相處時，她有時會忽然說出驚人之語，然後問我能不能說。

真是惹人憐愛。

我們沿著河岸靜靜地走著。

我與「媽祖娘娘的使者」盧順汝，便是這樣的關係。坦白說，這不是受到祝福的關係，我們就連見面，也不得到離滬尾街有段距離的地方。雖然我不以這段關係為恥，但要讓人知道我們的關係，是有風險的。

「順風耳」是救人的力量。當它屬於天上聖母，確實值得歌功頌德，但要是落入凡間呢？它有沒有可能被用在救人以外的事情上？譬如說，能不能用來竊聽商業消息？我們有沒有可能比別人更早知道物價變化？我們能不能知道不該知道的隱私？別說滬尾街上的居民，阿爸就不太贊同。

「獨佔的力量」就是「權力」。能讓人尊敬，也能讓人恐懼。阿爸曾說，我就算不為自己著想，也要為順妹著想。人們能敬她，就能怕她，那或許會毀了她。

我瞭解阿爸的意思，所以並未張揚。當然，這不是什麼瞞得住的秘密，但只要不直接承認，也只是傳言。雖然我非順妹不娶，但現在，我們只能停在這種不上不下的關係。

我沒有向滬尾的三姑六婆們屈服的打算。我甚至想過，如果我們能一起離開滬尾，那不是很棒嗎？順妹值得「平凡的幸福」，留在滬尾，她只有「媽祖娘娘的使者」這個身份，那太殘忍了，如果我只滿足於現在的關係，就等於是將她一個人留在孤獨裡。

問題是，身為「媽祖娘娘的使者」，她能離開滬尾嗎？她願意離開嗎？

河風帶著些海水的味道，從出海口襲來，我們沒有說話，只是走著，過了一會兒我才進入正題：「順妹，我昨晚做了奇妙夢。那個夢是真的嗎？」

「嗯，是真的。嚇到你了？」

「一些些。」

「抱歉，沒先跟你說，我也是臨時知道……恐怕娘娘是因為高思宓老爺的事，見機不可失，才這麼突然。」

「沒關係。倒是我擅自答應，你不會怪我吧？因為你沒說話，要是你不願意——」

「不，我知道阿兄無法接受高思宓老爺的下場。無論事情是不是金魅所為，都是一個機會。我也想為阿兄做些什麼，所以當娘娘提起這個主意時，我還有點為阿兄你高興。」

我胸中一熱，她果然瞭解我。

「謝謝。聽你這麼說，無論調查結果如何都值得了。」我看著對面的滬尾。越過廣闊的淡水河，高思宓家二層樓高的大宅正好聳立半山，十分醒目。我淡淡笑著：「如果聖母都不知道真相，我們也可能找不出什麼。順妹，就當趁機見識見識高思宓大宅如何？你還沒進去過吧？」

「沒那個機會，記得聽阿兄說有進去過？」

「嗯，跟大兄去過幾次。可能是洋行事務都已移交給兒子處理，老人家有些無聊，常常找人去家裡聊天。因為高思宓大宅在滬尾赫赫有名，我跟大兄都很興奮。」

「就算沒順風耳，高思宓大宅都是聲名遠播呢，想不知道都難，據說艋舺、大稻埕，甚至新莊人都聽過高思宓大宅。」順妹微微一笑：「阿兄覺得如何？名符其實嗎？」

「說是不是名符其實……我沒去過領事宅邸，也無法證實啊！但輝煌氣派真是無話可說，美輪美奐。」

如順妹所說，高思宓大宅本身就聲名遠播。這不是因為高思宓洋行特別成功或怎樣，而是那棟大宅當真大手筆，一鳴驚人，轟動北臺灣——那棟建築，跟英國領事宅邸造型格局完全一樣！同一個滬尾竟有兩棟一模一樣的房子，還象徵著身份及格調，難怪會一傳十、十傳百了。

高思宓大宅約是九年前開始建造，還沒建成就已引起騷動。高思宓老爺跟歷任駐臺北領事關係都很好，在領事宅邸尚未建成前，高思宓老爺便問建造的領事班德瑞能不能借聘同一批建築師與工匠給他，讓他蓋一棟相同的房子，作為新居。班德瑞覺得有趣，居然答應了。滬尾人聽說這事，都對高思宓將要落成的新屋引頸盼望，議論紛紛。雖然班德瑞一時興起說好，但引發這樣的騷動，他也有些介懷，幸好高思宓老爺殷勤打點，在他離開臺灣前安撫了他。

無論如何，這座領事宅邸的複製品，一口氣讓高思宓洋行變得人人皆知，而且跟英國領事不同，高思宓老爺很歡迎臺灣人到宅子裡喝茶，這些都提高了高思宓老爺的聲望，那真是高思宓家最輝煌的日子。

現在高思宓家的日暮西山，相形之下實在諷刺。

「順妹，有件事我不明白。」我說：「雖然娘娘說，等祂疑心金魅真的在高思宓大宅裡已經太遲，但再怎麼說，既然有千里眼、順風耳，從現在開始打探也不算遲，為何要透過我

倆？」

「嗯……我問過娘娘。其實高思宓大宅現在處於很不好的情況，連千里眼、順風耳都無法刺探。」

「什麼意思？」我大吃一驚。

「在高思宓老爺大去前，大宅便已充滿妖氣，連神仙都無法破解。千里眼、順風耳雖不是完全無用，但所見所聞都十分破碎，派不上用場。我自己也試過，完全聽不見高思宓大宅裡的聲音。」

「居然如此！這不就表示高思宓大宅真有金魅？」

「不，雖有妖氣，卻不一定有妖魔鬼怪。」

「怎麼會？妖氣不就有妖魔鬼怪散發出來的嗎？」

「不，不是的。通常是那樣沒錯，但高思宓大宅的妖氣，完全是『謠言』所造成；大家相信有金魅作祟，這種念頭讓大宅變成某種篩子，將不好的東西留在裡面。娘娘說這種情況很罕見，如果不是如此密集的作祟，妖氣不會如此強烈。但正是這樣的異數，才讓高思宓大宅依附了如此濃烈的妖氣。」

我震驚到說不出話。從沒聽過這種事！這就是為何神明無可奈何的原因嗎？因為是凡人的謠言所致，所以神明無法介入？看順妹的表情稀鬆平常，她平時就活在這種「常識」中嗎？我半晌後才說：「那……所以那些妖氣完全跟金魅無關？高思宓大宅裡其實沒有金魅？」

「不知道。因為那些妖氣，神明很難探究其中細節，或許有些鬼怪就潛伏在那些妖氣中，甚至是跟金魅完全無關的鬼怪。」

太不可思議了。也就是說，作祟的也可能是金魅以外的鬼怪？那娘娘賦予的能力真能應付這一切嗎？我不禁苦笑：「希望媽祖娘娘把一切都跟你說了。要是祂隱藏了什麼，我們不知道，也許會遇上無法應付的危險。」

「阿兄不知情的，我想就只有這件。因為跟委託本身無關，娘娘才沒講吧。除此之外……嗯，就只有這樣了。」

「嗯？怎麼了？」

雖然順妹說「只有這樣」，但看她的表情，必定是想到了什麼。少女搖搖頭，倚在我肩膀上：「沒什麼，是跟我有關的事，跟阿兄沒關係。沒事的，雖然娘娘委託我們，但就算是遇上危險，我們就避開，不完成也沒關係。」

「嗯，我也這麼想。」我點點頭。雖然好奇順妹想到什麼，但我不打算追問。能順暢地說出心裡話，已是她努力一段期間的成果了，要是有什麼事她打算放在心裡沉澱，一定有她的理由。

我要做的，只有支持她。

我摟著她的肩膀，感受她的溫度與氣息，心裡也安寧起來。真希望這一刻能停下。因為未來是可怕、令人不安的。不只日本人，也不只高思宓老爺喪禮上將發生的事，還因為天上聖母向我許諾了一個堪稱美好的可能。但那太過美好、太過炫目，讓我很想停在「觀望」的那一刻。

昨晚夢裡，聖母將我留下，嚴肅地盤問我怎麼看待順妹。我與順妹的事，自然瞞不過聖母。祂問了許多，簡直像丈母娘……不，或許真是如此吧，祂是真的關心順妹。祂問我為何還不提親，我說出自己的顧慮，聖母似乎覺得那沒什麼大不了的。

「若是如此，邵年堯，待你調查金魅之事結束，我便親自為你作媒。」

「咦？」

「我會托夢給你們的雙親，促成這場婚事。到時你來福祐宮擲筊，你要幾個聖筊，我就給你幾個。我會當著所有人的面成全你們。」

聖母的話令我激動不已，還有什麼比神明的擔保更有力？這麼一來，滬尾街上的人們也不會有閒話了吧？不，或許還會被傳為佳話！當然，或許得找其他工作，若繼續在廣春行從商，難免還有閒言閒語，但若不當商人，遠離利害關係，總沒問題了吧？這不是能簡單做到的事，但反正家業由大兄繼承，為了順妹，我已經有一拼的覺悟。

現在，我將順妹摟在懷中，卻沒將聖母的允諾跟她說。因為那真的太過美好。美好的事，在實現以前，都只是幻夢，所以我甚至沒有說出口的勇氣，只能期待那天真的會來。

「啪」。

就像被誰從後面拍了一下頭，我忍不住迅速轉頭，但背後沒人。我下意識地摸了後頸，心知剛剛的刺痛感是我的主觀感受，但有什麼不對！這種感覺……對，就像昨晚夢裡，天上聖母將祂的神通暫時借給我，那是超越平常五官的感受。這神通在提醒我，此時，此刻，有某件很不對勁的事正在發生！

然後我倒抽了一口涼氣。

就像吃到腐敗的東西時，全身的感受力，都會集中到口腔，進而想要嘔吐。現在也是，我所有注意力都被集中到那份「反常」上。淡水河邊，有個洋人剛從渡船下來，他就是「反常」的源頭。

陽光下，他有著淡褐色的頭髮，跟別的洋人沒什麼不同，但就算沒有神通帶來的超常感官，他也很引人注目。

他臉上戴著一個奇妙的蒼白面具。

我看過洋人的面具，都花花綠綠的，這樣造型單調的蒼白面具從沒見過。但讓我在意的

不是面具的顏色，而是它本身……非常可怕！我越是細看，就越感到那個面具底下有什麼令人反胃的東西，不停從面具的邊緣竄出，就像不斷抽搐的動物手腳，彷彿還有種惡臭逼來……

「怎麼了？」

順妹注意到我表情僵住，抬起頭問我。我回過神，連忙看向她，勉強微笑：「不，沒什麼。」

我沒有騙她的打算，只是不想嚇她。我該怎麼解釋剛剛看到的東西？天上聖母的神通太亂來了！如果接下來會不斷看到那種東西……不，這神通力只是暫時的，雖然那個洋人的面具，顯然被什麼妖魔鬼怪給纏上，但與我無關。我只要處理金魅的事就好。我用力摟著順妹，彷彿這樣抱住她，就能驅散心裡的不安。

接下來我們看著淡水河，沉默不語，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那裡，冷冰冰的。在回到滬尾街前，我們誰都沒再開口。